

## 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再认识、再思考

楚树龙 陶莎莎

〔内容提要〕近一年来,美国在东海、南海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掀起与中国的对立对抗。这是美国在冷战后 20 多年内与中国的数次对立对抗之一。中美关系现在和未来可能不是全面的敌对对抗关系,但美国的全球战略、亚太地区战略和对华战略决定了其与中国的局部对立对抗会时常发生、不可避免。因此,中国必须在坚持发展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全面对立对抗的同时,做好与美局部对立对抗的准备并进行有效应对。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国全球战略 亚太战略 对华战略 中国对美战略

〔作者简介〕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研究;陶莎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国际战略、中国外交战略和海洋战略研究。

自 1989 年柏林墙倒塌、1991 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的 20 多年里,中美关系总体保持发展趋势,双方接触对话广泛深入,人员往来密集,经贸关系达到空前规模,两国且在广泛的国际、地区问题上协商合作。中美关系成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双边关系。然而,中美关系发展进程起伏不定,曾有过多次严重的对抗和危机。虽然经过努力,这些对抗和危机没有演变成中美两国全面的对抗和冲突,但不等于说中美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矛盾、对立对抗和冲突肯定都不会演变成全面对抗和冲突。20 多年来中美两国较为有效地管理了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但美方曾多次对中国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因此中美间的武装对立和冲突、甚至局部或较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美国全球战略并没有改变,其对华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也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仍然没有确定,仍然存在接触、对话、协商、合作与矛盾、分歧、对立、对抗的两面性。

起伏中得到了广泛深入发展,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这首先体现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 20 多年来、特别最近十几年来频繁、密集的接触,包括互访、在国际场合的会谈、电话和书信往来,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关注和引导。这是两国关系保持发展趋势最重要的条件和保障。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中美展开了广泛的接触、对话、协商和合作。两国政府间已有 90 多个对话协商机制,特别是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机制和两军的交流,提供了中美政府间沟通的平台,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某些重大误解、猜疑和矛盾,促进了两国间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美两国间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冷战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长期和坚实基础。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经贸交流和合作得到了空前发展,双边贸易规模达 5000 多亿美元,互为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sup>①</sup> 美国对华贸易额远远超过其对日、英、法、德等主要盟国的贸易额,这表明在经济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要比美与其多数盟国

冷战结束以来的 20 多年中,中美关系在曲折、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表”表 10,“2013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25 日。

更加密切。中美双边投资关系也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最近几年,中国对美投资快速发展,对美年度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对华年度投资额<sup>①</sup>。中美经贸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主,中美经贸关系有望得到新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中美两国人民一直相敬相亲。几百年来,在文化、历史传统、社会价值观等人文方面,中美两国人民一直相互认可、相互尊敬,感觉关系密切。近几十年来,随着经贸、旅游、留学、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的广泛深入开展,中美两国社会民间关系更加密切。每年数十万年轻人在对方国家留学,每天平均一万人跨境往来,无数经贸、文化体育等民间交流,是中美社会关系密切的生动表现和写照。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已形成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仍然是不确定的,中美关系既不是盟国关系,也不是朋友、友好关系,当然也没有成为敌对关系。

中美两国总体上不是敌对关系,但不等于中美间没有对立、对抗的领域、方面和问题,不等于没有对立对抗时期,也不能排除这些对抗、冲突的问题和领域不会演变和发展成两国间全面的对立对抗。实际上,在冷战结束20多年间,中美两国曾多次出现严重的对抗、冲突或危机,而每次对抗、冲突和危机都是美国挑起的。第一次对立对抗发生在1989年中国“六四动乱”及之后数年间。美国以“民主、人权领袖”和“卫道士”自居,对中国国内事务横加指责,并实施严厉制裁。特别是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执政后,美国把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相挂钩,造成中美在民主、人权方面的严重对立对抗。美国政府还试图在每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和通过反华议案,形成中美在国际领域的对立对抗。第二次对立对抗是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政府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承诺,给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李在访美期间大肆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台独言论。<sup>②</sup>对于台独和美国的挑衅,中国采取了坚决的反击,包括1995年和1996

年春在台湾海峡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警告台独。美国在中国军队演习期间,派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到台湾海域附近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讹诈,造成中美两国在冷战后时期一次严重的军事对待和危机。第三次是2013年底以来,美国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海洋主权争端的国家挑衅、反对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美国政府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到助理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主任等官员,纷纷站出来批评、谴责中国“用武力、强力改变现状”、“欺负邻国、扩张、侵略”,其对中国的攻击、诬蔑达到少有的疯狂程度。<sup>③</sup>

近一年来美国在反对中国方面已达到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的状态。“防空识别区”完全是美国自己发明创造的,是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在中国附近海域实施了几十年的东西,但当中国在其他交涉无法进行的情况下不得不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时,却遭到美国的强烈指责,其间美国的霸权逻辑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美国自己发明、自己和盟国做了几十年的事情中国却不能做;中国做了就是“用武力、强力改变现状”、就是“侵略和扩张”。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美国采取严重的偏激、不公正的“逢中必反”的错误立场,表现在:每次日本、菲律宾、越南在有争议地区和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美国就装瞎子、装哑巴,从不说什么,假装不知道,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旦中国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菲律宾派最大的海军军舰攻击中国渔民、并试图

① Li Jiabao and Mu Chen, “China Set to be Net Investor”, *China Daily*, June 25, 2014; 吴成良“南卡州重燃‘纺织工业走廊’希望”,《人民日报》2014年7月3日。

② Shirley A.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September 7, 2006, pp. 32, 36, 42.

③ “U. S. Toughens Line On China Sea Clash”, <http://www.fortunescorner.com/2014/.../u-s-toughens-line-on-china-sea-clash/> (上网时间:2014年8月3日); Xiao Qiang and Yu Wen, “China and U. S. Diplomatic ‘Oral Confrontation’”, *Global Times*, February 10, 2014, p. 3; Chen Weihua, “US Must Cease Biased Remarks on China, Warns Top Diplomat”, *China Daily*, February 22, 2014, p. 8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Graduation Ceremony West Point”, <http://www.whitehouse.gov/...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graduation-ceremony-west-point-new-york/> (上网时间:2014年8月3日); Li Xiaokun and others, “US ‘Must Respect History’”, *China Daily*, February 15-16, 2014, p. 1.

控制黄岩岛、以及针对越南在南海开采石油达数十年之久而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上到总统、下到一般政府官员立刻跳出来,指责中国“侵略、扩张”、“用武力、强力改变现状”。美国还鼓动西方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反对中国,然后说成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反对中国的“错误行径”。

近一年来美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争议问题上的歇斯底里,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把中国放在敌对、对立面,采取“逢中必反”的战略方针,即不看问题的来龙去脉,不顾基本事实的是非曲直,只要是中国的都反对,只要是反对中国的都支持,不管对方是否是美国盟国,不管这些国家有多少错误言行。

## 一

美国在中国领土主权、在亚洲安全问题上采取与中国对立对抗的敌对方针是由美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由美全球战略和“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决定的。认识、了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其在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必须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地区战略入手,因为美国对华战略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从其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出发的,是服从于其全球和地区战略的。

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 70 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虽在外交策略、方式方法、关注的领域等方面有些不同,但在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方面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保持、维护美国在世界的所谓“领导”或“主导”地位(不少人称之为“霸权”)。这期间美国历任总统的讲话、历次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不明确强调这一点,<sup>①</sup>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就强调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sup>②</sup>美国把维护在世界和各个地区的“领导”地位当作其国家利益、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标,因而决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威胁美国的这一利益和地位,总是担心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挑战、动摇、甚至威胁和取代美国的这一世界地位和作用。

前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很多美国朝野人士认为、并担心中国最有可能挑战、动摇、甚至取代美国在全世界及世界各地区的“领导”、“主

导”地位,体现在当前的东海、南海争议这些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就是美国大动干戈、声嘶力竭地“逢中必反”。美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要尽“盟国义务”,例如,越南并非美国盟国,但美干预中越南海冲突的劲头一点也不小。美国的主要动因,一是要保持其在全世界和各地区所有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包括经济和安全问题,因而世界上任何地方有问题、有可以介入的空间,美国都要干涉和介入,以体现和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主导”地位和作用;二是美国既然要维持在世界上的“领导”、“主导”地位,就需要在全世界各地都畅行无阻,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世界、包括在南海、东海总是非常强调“确保航行自由”的原因所在。美国认为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南海采取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行动,不但“侵害”了美国盟国日本、菲律宾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挑战、“侵害”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权益”,即美国、美军在东海、南海空中和海上“自由航行”、随时干涉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的行动自由和能力,是对美国“领导”、“主导”世界及世界各地区的地位、作用的挑战和威胁,因此美国一定要大动干戈,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出于任何原因挑战、威胁美国这一根本利益和能力。

美国近年来对中国攻势的另一个直接动因和必然因素源于奥巴马政府 2010 年以来在亚太地区实施的“再平衡”战略。按奥巴马政府的说明,“再平衡”战略是美国针对小布什政府自 2001 年以来把反恐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伊拉克、阿富汗投入过多,忽略东亚的战略失误而调整战略,把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的亚太地区作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加大在亚太的各方面投入和努力,包括加强军事力量。这可能不是假话,但只说出了表面的东西,没有说明其背

<sup>①</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 C., March 2006. “Text: Obama’s Introduc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Washington File*, May 28, 2010.

<sup>②</sup> “Barack Obama Graduation Ceremony West Point”, <http://www.whitehouse.gov/...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graduation-ceremony-west-point-new-york/> (上网时间:2014 年 8 月 3 日); Li Xiaokun and others, “US ‘Must Respect History’”, *China Daily*, February 15-16, 2014, p. 1.

后的真正思考和动机。实际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的崛起,针对中国在亚洲地位、作用、影响的上升;是要“平衡”中国的崛起,“平衡”中国在亚洲地位、作用、影响的上升,保持二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保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和“主导”地位,确保美国对中国在亚洲的“优势”,防止中国的持续崛起进一步侵蚀美国的地区“主导”、“领导”地位和作用。

美国“再平衡”战略这一动机和目标实际上也没什么错误,因为所有国家都要努力维护自己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美国的错误在于其“再平衡”所依据的手段和方式。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像他的民主党前任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战略那样强调“三大支柱”——“民主”、“人权”及经济和安全,<sup>①</sup>而是突出、甚至完全依赖于安全手段。美国政府近年来的亚洲战略较少突出“民主”和“人权”,因为伊拉克战争及虐待战俘等错误行为使美国的“民主”、“人权”领袖和旗手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的亚洲战略也难以像过去那样以经济为根基,因为美国已经丧失了二战后长期保持的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最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近年来美国对“再平衡”战略的失衡有所平衡,开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但进展不大,而且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美国不再是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最大经济伙伴的不足还难以确定。因此,美国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其国家力量中和在全世界最具优势的安全领域、其最频频使用的军事力量。

美国“再平衡”战略突出安全问题,突出亚太地区各国间的领土、领海、资源争议,甚至利用、挑动、渲染、炒作、扩大亚太地区各国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以期从中渔利,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主导”地位,制约、防范、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政府总是否认其具有这样的消极、负面动机,但它难以否认以下事实: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几年正是亚洲局势更加紧张、动荡的几年,正是亚洲各国间领土主权争议加剧、激化的几年。难道这些不是美国造成的吗?其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没有直接关系吗?挑动亚太国家间冲突频发不也正是美国

的意图所在吗?美国经常夸耀自己是亚洲的“领导”、亚洲安全的保障和“基石”。既然美国作用这么大、影响这么大,那怎么出了问题?怎么问题、矛盾、冲突严重了就和美国无关了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安全“保障”、“基石”作用体现在哪里?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要挑动、利用亚洲各国间的问题、矛盾,特别是在领土、领海等安全问题上的问题和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以把矛头对准中国,制约、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崛起,遏制中国在亚洲地位、作用、影响的上升,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领导”、“主导”地位、作用和利益。美国“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的短短几年间,本来较为平静的亚洲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争议,包括美国盟国日本、韩国间的争议呈现严重化、激烈化、扩大化状态;本来冷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亚洲出现了紧张局势。这一切正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是其“再平衡”战略造成的,是美国有意造成的。

美国现在只能靠世界各地的问题、矛盾、冲突,靠亚洲和世界各国间矛盾加剧、激化,靠冲突、对立、对抗,靠世界各地动乱和死人增加,才能显示、展示其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主导”地位、作用、利益。这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悲哀。因为它已不能通过建设性、积极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维护自己的地位。

### 三

从上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现在又一次与中国处于对抗状态,即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民主”、“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90年代中后期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而且,美国这次在有关中国领土主权、亚太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同前两次与中国的对立对抗一样,都是美国与中国的局部对立对抗,不是全面对立对抗。

<sup>①</sup> “Roth 7/22 Remarks to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USIS Bulletin, July 23, 1997, p. 19; Liu Liandi, *Major Documents on China-U. S. Relations*, Shisi Publishing House, 1998, p. 381.

冷战后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接触与防范并重。“接触”是指通过接触实现美国的利益包括经贸利益,并通过接触演变、影响中国的发展。“防范”包含限制、制约、平衡、再平衡等多方面的涵义,包括在亚太地区保持和增加军事力量以应对中国,维持美日、美韩、美泰、美菲、美澳同盟以制约和平衡中国,以及发展与蒙古、印度、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以制约和平衡中国等。

“再平衡”战略、美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这些都没有改变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没有改变冷战后中美关系既有接触、对话、协商、合作,也有矛盾、分歧、对立、对抗的两面性结构和格局。当前美国一方面在中国领土主权、亚太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对抗,另一方面在经贸、社会文化教育、领导人和政府间层面仍保持与中国接触和交流,两军交流在发展,两国在朝鲜、伊朗、联合国、气候变化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协商在继续进行。

鉴此,中国的对美战略和处理中美关系,既要考虑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言行,更要依据中国的总体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全局而定;既不能不考虑美国对华的言行举措,并作出必要的反应和应对,又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完全由美国主导和决定。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按着既定目标决定和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在当前和今后,首先应继续坚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中美不全面对立对抗。这一对美战略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和国家总体战略决定的。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仍然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央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对中国国家、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一长期根本利益和宏伟战略目标,远比中美关系重要,远比美国重要。所以,中国不能主次颠倒,忘记什么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坚持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全面对立对抗,不是惧怕美国,也不是对美国妥协退让,而是基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不是与哪个国家争夺亚洲和世界。中国的思想、文化、哲

学、历史、传统不是要主导亚洲和世界,因而不存在中国因与美国和世界任何国家争夺亚洲和世界而走向全面对立对抗的问题。美国要“领导”、“主导”、称霸亚洲和世界,直接针对中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时,中国必然坚决反对和斗争;但在其不直接损害和涉及中国利益时,中国只是原则上反对,并不会、也没有必要与美国处处、事事针锋相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会遭到当事国的反对和抵制,中国没有必要去包打天下。

面对美国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直接侵犯、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国家统一等根本利益时,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同其坚决斗争。斗争并不总是会导致对抗和冲突,但也不是永远不会导致对抗与冲突。对此,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是一个在世界、在对外关系中频频使用武力的国家,是全世界使用武力、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远的不说,单在冷战结束后的 20 多年中,在东西方对抗结束、世界相对和平的情况下,美国就已十几次使用武力,包括对索马里、海地、巴拿马、伊拉克(两次)、波黑、科索沃、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使用武力。美国平均每两三年就会使用武力、军力攻击世界其他国家。

20 多年来,在中美关系总体改善发展的形势下,美国不但数次挑起与中国的对立对抗,也多次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包括 1996 年派两支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域附近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讹诈;1999 年军机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中方人员伤亡;最近几年在东海、钓鱼岛和南海,美军战机和军舰多次在中国飞机、船只附近及在黄岩岛、仁爱礁、981 钻井平台附近近距离活动,威胁中国军舰、飞机、公务船和渔船等;美国政府、军方和民间智库多次公开谈论威胁、攻击、胁迫中国的各种“方案”、“情景”,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讹诈。

美国对世界各国、包括对中国的霸权、强权、威胁和讹诈从来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频频付诸行动。

(转第 58 页)

接牵涉领土争端的国家,本可以通过中等强国创造性的外交活动缓解当前紧张局势,但阿博特政府的直接介入使这种可能性消失了。<sup>③</sup>

最后,澳大利亚在钓鱼岛问题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莫纳什大学(Murdoch University)教授马克·比森认为,尽管澳在地理上与东北亚相距甚远,但中日潜在的冲突及美国可能的卷入不仅会重创澳高度依赖的地区贸易体系,也将使澳被迫在美中间作出战略抉择,更可能会面临决定是否重回亚洲参战的风险。因此,澳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定者不能对东亚事务保持沉默。<sup>④</sup>理查德·丹地对此表示赞同,他称澳在钓鱼岛问题上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应向中日表明其在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上具有直接而强烈的利益关切,包括:规劝中国停止向日本展示新近崛起的海军“肌肉”;劝说日本反思殖民历史,并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劝解美国不对日本的任何声张进行“全盘支持”。<sup>⑤</sup>

在主张积极发声的同时,多数学者主张澳应置身于这场争端之外,认为任何“选边站”都不符合澳自身利益。澳首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费兹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在“阿博特的中国关系”一文中就指出,美日反对改变东海现状,但问题在于现状本身就是中日存在领土争端,而日本却极力否认。她批评说,阿博特政府常以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视角看待中国,缺乏连贯、成熟的对华政策;主张无需鲁莽地“偏向日本对抗中国”而成为钓鱼岛问题的“干

(接第18页)所以,中国绝不能只是听听而已,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和应对。中国尤其要认识到,现在和今后美国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不大可能像以前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主要是地面行动,今后中美间的武装冲突更可能发生在海空,发生在东海和南海。而在海空方面,美国仍有较大优势,这是美国愿意使用军事力量的很大的诱因。因此,中国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全力加大海空和战略力量,应对美国可能对中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和讹诈。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但必须具备在家门口、在亚太地区应对美、日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需要的力量和能力。

预者”。<sup>⑥</sup>罗伊研究所研究员马尔科姆·库克(Malcolm Cook)也认为澳美同盟及逐渐强化的澳日、澳韩安全关系为澳在日韩争端中发挥“调节者”角色提供了空间,但此种角色很难复制到中日关系上,任何企图通过改变澳日、澳中关系而增强澳在钓鱼岛问题上之角色能力的想法都是不明智的。<sup>⑦</sup>

可以看出,澳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优越的地理位置虽为澳提供了远离“东亚风暴”的战略纵深,但钓鱼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关涉澳自身利益,澳对此应“有所作为”;对于澳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角色定位,澳应持谨慎态度,不宜“选边站”而直接卷入其中;澳也不宜在这场“东海地缘战略游戏”中扮演外交和军事从属角色。○

(责任编辑:黄昭宇)

① Robert Ayson, “Yes, Australia has Changed its East China Sea Position”, *The Interpreter*, October 31, 2013.

② Linda Jakobson, “Sceptics May Scoff, but Building Trust with China is Crucial”, *The Age*, July 12, 2012.

③ Andrew Hunter, “East China Sea Islands Dispute a Long Game for Patient Chin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9, 2013. (上网时间:2014年7月14日)

④ Mark Beeso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uts Australia’s Problems in Perspective”, *The Conversation*, November 24, 2013, <http://theconversation.com/the-sino-japanese-dispute-puts-australias-problems-in-perspective-20677>. (上网时间:2014年7月14日)

⑤ Richard Tanter, “An Australian Role in Reducing the Prospects of China-Japan War over the Senkakus/Diaoyutai?”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No. 1, 2013.

⑥ Stephen FitzGerald, “Abbott’s Relations with China”, *Pearls and Irritations*, January 26, 2014.

⑦ Malcolm Cook, “Northeast Asia’s Turbulent Triangle: Korea-China-Japan Relation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anuary 2014.

还要看到,中美在东海、南海发生局部冲突时,美国不但可能对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海空力量进行攻击,也有可能对中国本土的海空和导弹基地实施打击,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因此,中国不但应具备在亚太地区应对美、日攻击的海空力量,还应努力发展战略核力量,在美国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时,具备对美国本土的反击能力。中国只有做好这些准备、具备这些自卫能力,中美间的局部冲突对抗才有可能不发展成全面冲突、对抗和战争,中美两国才真正有可能建立非全面对立对抗、平等的“新型大国关系”。○

(责任编辑:沈碧莲)

## Abstracts

### The Rise of the Middle Powers and China's New Focus in Diplomacy

*Jin Canrong , Dai Weilai & Jin Jund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middle power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rends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round of the global power transfer ,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middle powers stand out , playing more important and dominant ro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 China should regard the middle powers as key roles in its foreign strategy , grasp the favorable situation and opportunity to place them as China's new focus in diplomacy , adjust China's strategy for diplomacy ,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middle powers in China's diplomacy and maintain its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Keywords:** the middle powers , strategy for diplomacy , China's diplomacy

### The "U. S. Decline " Debate among U. S. Strategists and Its Impact

*Xu Bu*

**Abstract:** The on-going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decline has been controversial , which has aroused lots of interest and attention. For the last half decade , the U. S.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the Vietnam War , "U. S. Decline" had been raised many times but never turned into reality. However ,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U. S. is in decline has become even more heated. The estimation of IMF and World Bank that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will soon overtake the U. S. further alarms Americans. How to deal with the shift in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and the possibl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U. S. hegemony? It is an overwhelming concern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 el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have put forward their solution to preserve U. S. superio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ome even targeted at China , suggesting further containment. To conclude , whether the U. S. is in decline or not matters not only to itself , but also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trend. It is a strategic question that will impact how China perceiv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spect of China-U. S. relations.

**Keywords:** U. S. decline , strategic impact ,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 Rethinking on China-U. S. Relations

*Chu Shulong & Tao Shasha*

**Abstract:** The past year has seen confrontational attitudes of the U. S. towards China on Asian pacific security issues that regard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tegrity. The U. S. has been confrontational towards

China many tim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U. S. relations are not and will never be total hostility and confrontation,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U. S. and China will engage in partial confrontation from time to time due to America's global, Asian pacific strategies and its China policie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with the U. S. and avoid total confrontation, and in the same time prepare itself in case of any partial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China-U. S. relations, U. S. global strategy, U. S. regional strategy, U. 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China's U. S. Strategy

##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Ukraine Crisis**

*Zhang Wenzong, Xue Wei & Li Xuegang*

**Abstract:** The Ukraine crisis is caused by interactions of the country's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Russia. The crisis triggered a series of chain reactions. At the present stage, as Ukraine strategically leans towards the West, U. S. and Russia drift into strategic adversaries and the EU-Russi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while China and Russia are on the way to "quasi-allies". In the meantime, owing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rategic edge of the West over Russia, the crisis does not lead to a new cold war between U. S. and Russia and a revival of China-Russia Alliance. Neither does it dramatically change U. S. rebalancing strategy to Asia-Pacific. The crisis is likely to cool off in the near future, but if it could not be resolved in the long run, U. S. may adjust its military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its domestic pressure (to stand firm to Russia), which may have consequential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eywords:** Ukraine, U. S. -Russia relations, EU-Russia relations, China-Russia relations, geopolitical pattern

## **Australia's Response to U. S. Strategy of "Return to the Asia-Pacific"**

*Sun Junjian*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 S. Strategy of "Return to the Asia-Pacific", Australia has provided U. S. with vigorous support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cy, military and economy. Australia's alignment with US is originated in both historic and realistic roots. Historically speaking, immersed in the belief that Australia has always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West, the country has identified itself with leading global powers. From realistic perspectives, Australia needs to protect its national security, promote prosperity and its national influence as a middle power with the help of great powers. As a result, Australia's support to "return to Asia-Pacific" strategy has sophisticate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China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s have outweighed the positive ones.

**Keywords:**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Return to Asia-Pacific"; China's rise; strategic choices

( Edited by Sun Chenghao)